



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

Marcel
Proust

追寻逝去的时光 读本

法国 | 马塞尔·普鲁斯特 | 著

周克希 | 译

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读本

【法】马塞尔·普鲁斯特 著

周克希 译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读本 / (法)普鲁斯特 著;周克希译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 1

ISBN 978 - 7 - 5495 - 7299 - 1

I. ①追… II. ①普… ②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2196 号

出品人: 刘广汉

特约策划: 乐树文化

责任编辑: 阴牧云 顾杏娣

装帧设计: 金 泉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· 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21 - 31260822 - 882/883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

(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: 256401)

开本: 890mm × 1 240mm 1/32

印张: 13.25 字数: 340 千字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6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卷 去斯万家那边 1

第一部 贡布雷 3

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早早就上床了。有时，刚吹灭蜡烛，眼皮就合上了，甚至没来得及转一下念头：“我要睡着了。”但过了半小时，我突然想起这是该睡觉的时候呀，于是就醒了。我想把自以为还拿在手里的书放下，把烛火吹掉。方才睡着的那会儿，脑子里仍然不停地想着刚读过的故事，不过想的东西都有点特别。我觉得书里讲的就是我自己：教堂啊，四重奏啊，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之争啊，都是在讲我的事情。

第二部 斯万的爱情 58

要想加入韦尔迪兰府上的小核心、小集团、小圈子，有一个充分而又必要的条件：心照不宣地服膺一些信条，其中一条，就是默认这一年受韦尔迪兰夫人保护的那位年轻钢琴家，也就是她常爱说“把瓦格纳弹得这么妙不可言，真是绝了！”的那位小伙子，一下子就能让普朗泰和鲁宾斯坦都吃瘪，而那位戈达尔大夫的医术，则比波坦更高明。

第三部 地方与地名：地名 78

在无眠之夜经常浮现眼前的那些卧室中，跟贡布雷的卧室最不相像的，就是巴尔贝克海滨大酒店的那个房间了；贡布雷的每间卧室，都弥漫着尘粒、花粉、食品的气息和虔诚的氛围，而在巴尔贝克酒店的房间里，涂过瓷漆的墙壁有如碧波粼粼的游泳池光滑的内壁，给人一种清纯的、天蓝的、带点盐味的感觉。

第二卷 在少女花影下 93

第一部 在斯万夫人身旁 95

父亲一直想要我当外交官，而我一想到有一天要被派到外国的首都去当大

使，吉尔贝特却不会在那儿，就受不了——即使在派遣出国之前还能在外交部待一阵子。我本来可能重温文学的旧梦，把当初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时放弃的计划再拾起来。可是父亲一向反对我以写作为业，他认为这根本称不上职业，远非外交官的前途可比，直到有一天听了德·诺布瓦先生的话才断然改变观点。

第二部 地方与地名：地方

117

两年以后跟外婆一起去巴尔贝克的时候，我对吉尔贝特几乎已经完全无所谓了。当我对一张新的脸庞看得着了迷，当我期盼另一位少女带我去参观哥特式大教堂、意大利宫殿和花园时，我会伤感地想到，我们的爱，只要它是对某个活生生的人的爱，那就可能不是很真实的东西……

第三卷 盖尔芒特家那边

173

第一部

175

清晨小鸟的啾鸣，在弗朗索瓦兹听来乏味极了。那些女仆每说一句话，她都会吓一跳；她们的脚步声，她听着也不舒服，心里暗问那究竟是谁；这都是由于我们刚搬了新家的缘故。诚然，在旧宅的七楼上，仆人弄出的声响未见得就轻些；但她熟悉他们；听着他们来回走动，她感到亲切。而现在即便四周一片寂静，她也会觉得心惊肉跳。

第二部

224

第一章

224

贝戈特现在每天都来我们家，我却觉得这样的来访晚到了几年，因为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崇拜他了。这一点，跟他的名声之大并不相悖。一个作家，通常只有当另一个还并不知名的作家崭露头角，在一些最挑剔的读者中间赢得口碑，开始要取代这位威望已有所下降的作家之时，他的作品才会完全被读者所理解，真正放射出它的光芒。

第二章

230

还是再来说圣卢从摩洛哥寄来的那封信。这封信着实搅得我心绪很不安宁，因为我从字里行阅读出了他不敢跟我挑明的意思。“您不妨订个单间和她一起吃饭，”他在信上写道，“她是位性格很可爱的迷人的少妇，你俩一定会处得很好，我可以预言，你会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。”

第四卷 所多玛与蛾摩拉

245

第一部

247

男爵突然把半闭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神情专注地望着这位以前做背心的裁缝，而这位絮比安，在自家店铺门口瞧见德·夏尔吕先生站在面前，也骤然立定，犹如一株生了根的植物，凝视着上了点年纪的男爵微微发福的身材，脸露惊叹之色。而更让人吃惊的是，德·夏尔吕先生的姿势稍有改变，絮比安的姿势立即随之改变，仿佛是在按照某种神秘艺术的规律，与男爵的姿势保持协调。

第二部

251

第一章

251

我整个人处于慌乱不安的状态。第一晚就出现了心脏间歇，我想控制阵发的疼痛，小心翼翼地慢慢弯下腰去脱鞋子。可是刚碰到第一颗扣子，就感到胸口发胀，里面充满一种无以名之的、不可思议的东西，我浑身震颤地抽泣起来，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。

第二章

259

我和戈达尔一起走进小游乐场。我第一次来的那天晚上，曾觉得这些游乐场了无生气，而现在，里面非常嘈杂，到处是少女们的喧闹声，由于缺少男舞伴，姑娘们自己结对跳舞。安德蕾以滑步的姿势向我而来，我本打算稍待一会就跟戈达尔去维尔迪兰家的，但我正要开口跟安德蕾这么说时，突然涌上一种极为强烈的欲望，想留下来和阿尔贝蒂娜待在一起。

第三章

269

对睡眠者来说，在这样的睡眠中所流去的时间，和醒着的人在生活中所用去的时间，是截然不同的。有时候这种时间会流得特别快，睡一刻钟就像过了一整天；有时候又会特别长，你以为就不过打了个盹，其实已经睡了一天。于是，我们就乘着睡眠之车坠下了深渊，在深渊中，记忆无法再跟上快速下坠的睡眠之车；而心智早在面临深渊时已不得不折返了。

第四章

273

视觉是一种多么容易骗人的感觉啊！一个人的身体，即便那是阿尔贝蒂娜

这样我所爱的人的，也会在几米、几厘米开外就使我们觉得离得远远的。她的心，也同样如此。但是，一旦某件事情不容分说地改变了这颗心与我们的位置关系，让我们明白她所爱的是别人，而不是我们，那么此时此刻，我们会揣着一颗破碎的心，感觉到我们心爱的这个女人，并不是在离我们几步之遥的地方，而是在我们心间。

第五卷 女囚

277

每天清早，我脸对着墙，还没转过身去看一眼窗帘顶上那条阳光的颜色深浅，就已经知道当天的天气如何了。街上初起的喧闹，有时越过潮湿凝重的空气传来，变得喑哑而岔了声，有时又如响箭在寥廓、料峭、澄净的清晨掠过空旷的林场，显得激越而嘹亮；正是这些声音，给我带来了天气的讯息。

第六卷 失踪的阿尔贝蒂娜

351

第一章

353

“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！”心理上的痛楚，岂是心理分析所能分析出来的呢！就刚才那会儿，我在分析自己的心理状态时，还认为这种一去不复返的分手正是我所期盼的；把阿尔贝蒂娜所给我的那点少得可怜的欢乐，跟她不肯使我满足的多而又多的欲望相比，我觉得我把事情看得很透彻，我对自己说，我不想再见到她，不再爱她了。可是“阿尔贝蒂娜走了”这句话在我心里搅起的痛楚，却是那么强烈，让我感到眼看就要承受不住了。

第二章

355

至于其他朋友，我心想，要是我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，要是我没法再和他们见面，那就不妨继续写作吧，那样就可以仍然和他们保持沟通，用文字和他们交谈，让他们想我之所想，让他们高兴，从心里接受我这个人。

第三章

356

母亲带我去威尼斯住了几个星期，我在那儿——由于随处都能发现美，无论是在最珍贵的东西，还是在最微末的东西里，都是如此——留下的印象，跟当年在贡布雷经常感受到的印象非常相像，只不过调性有了转换，转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、音色更为丰富的调式上。

第四章

363

我这次在贡布雷那边小住期间，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少想到贡布雷的时候，我之所以还是要对此行作一记述，无非是因为当年我对盖尔芒特家那边的某些想法，以及对梅泽格利兹那边的另一些想法，都在这次小住期间得到（至少是暂时地得到）了证实。

第七卷 寻回的时光

371

整整一天，我待在这座乡村气息略显过浓的住宅里，它看上去就像是散步时歇个脚或避个雨的地方，这种住宅里的每个客厅，都像一个绿色大自然展厅，不同房间的墙布上，或是这一间的花园玫瑰，或是那一间的树上小鸟，都会聚拢在你身边，来和你作伴，至少是单独和你作伴——因为这些墙布已经有了些年头，上面的玫瑰分得很开，倘若它们是真花，你完全可以一朵一朵地摘下来，小鸟呢，也可以一只只放进笼里去驯养，它们跟如今装饰房间的那些豪华墙布全然不同，既没有银亮的底色，也没有画成日本风格、让赖在床上的你产生种种幻觉的诺曼底苹果树；整整一天，我待在卧室里，窗外是花园成片的绿阴和院子门口的丁香，稍远处，河畔高高的大树上的绿叶，在阳光中闪闪发亮，再过去就是梅泽格利兹树林。

后记

413

第一卷

去斯万家那边

第一部

贡布雷

[醒来。]

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早早就上床了。有时，刚吹灭蜡烛，眼皮就合上了，甚至没来得及转一下念头：“我要睡着了。”但过了半小时，我突然想起这是该睡觉的时候呀，于是就醒了。我想把自以为还拿在手里的书放下，把烛火吹掉。方才睡着的那会儿，脑子里仍然不停地想着刚读过的故事，不过想的东西都有点特别。我觉得书里讲的就是我自己：教堂啊，四重奏啊，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之争啊，都是在讲我的事情。刚醒来的几秒钟，脑子里还是这么在想；这个想法和我的正常神志并不抵触，但像层雾翳似的遮在眼睛上，让我无从觉察烛火灭了。而后它变得费解起来，就像前世里的种种思绪、念头，经过灵魂转世变得无法理解了。书里的内容跟我脱离了关系，我可以关注其中的内容，也可以不去管它们。视力一恢复，我惊讶地发现周围是一片黑暗，这使我的眼睛感到温柔而惬意，而心灵也许更感到如此。因为对心灵而言，这片黑暗仿佛是一件没有来由、无从了解的东西，一件确实确实看不透的东西。

[睡梦与时光的错乱。记忆把我拉出虚无的泥潭。]

一个人睡着时，时光的系列，岁月和星辰的顺序都围绕着他。他醒

来时，会本能地根据这些信息，用一秒钟工夫就得知自己处于地球上的哪一点，度过了多少时间；但是它们的排列可能会发生混乱，甚至出现中断。比如说，夜里没睡好，清晨时分睡意突然在读书的当口袭来，这时他的睡姿跟平时是全然不同的，他只稍稍抬一下胳膊，就能让太阳停住甚至往后转，结果刚醒来的刹那间，他没有了时间概念，还以为自己刚刚躺下呢。再有，如果他在打盹儿，姿势更随便更出格，比如说是餐后坐在扶手椅里，那时，逸出轨道的日月星辰就整个儿乱套了，这张魔椅载着他飞速地在时间和空间中遨游，等到睁开眼睛时，他会以为自己是好几个月以前睡过的另一个地方。而我，哪怕是在自己床上，只要睡意很浓，弥漫到了整个脑海，那些序列就会乱套；这时，我在哪儿这一地点背景，会从意识中飘走，我在夜间醒来，我非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有一瞬间甚至连自己是谁都弄糊涂了。我仅有一种原生态的存在感，一头动物在它的灵魂深处，想必也萌动着这种感觉。我比石器时代的穴居野人还要蒙昧；而这时记忆——不是有关我此刻所在的地方，而是我曾经在过的那些地方，以及我原本说不定会在的地方的记忆——向我而来，犹如高处伸下的援手，把我拉出这片我独自无论如何挣脱不了的虚无的泥潭。我在一秒钟里就越过了人类文明的一个又一个世纪，朦胧中影影绰绰瞥见的煤油灯的影子，然后是翻领衬衫的轮廓，渐渐地拼凑起了我的自我的本来面貌。

[回想我住过的房间。]

当然，现在我完全醒了，我最后一次转了个身，司确信的天使让我周围的一切都停了下来，让我安然置身于自己的房间，躺在毯子底下，让衣柜、写字台、壁炉、临街的窗户和两扇房门大致上各就各位。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在那些房间——刚才在初醒的懵懂中，我眼前即便没有立刻浮现它们清晰的形象，至少以为自己有可能在那儿，——回

忆的闸门却已打开了。一般情况下，我并不想马上就再睡着。我把夜的绝大部分时间，用来回想往日在贡布雷姑婆家，在巴尔贝克、巴黎、冬西埃尔、威尼斯，还有在别的地方的生活，回想那些地方和我在那儿认识的人，以及他们留给我的种种印象，或者人家对我讲起的有关他们的的事情。

[幻灯：戈洛与热纳维埃芙·德·布拉邦——盖尔芒特家的祖先。]

在贡布雷，每天一到下午的向晚时分，虽说离我该上床躺下，看不见妈妈和外婆，又无法入睡的那个时刻还早得很，但我已经在忧心忡忡地想着卧室，变得心思全无了。家里人看我一到晚上就愁眉苦脸，想引我高兴，就设法给我弄来一台幻灯机，在等开晚饭的当口，把它罩在我房里的灯上。于是，如同哥特时代头一批建筑师和彩绘玻璃工匠一样，幻灯机用触摸不到的虹彩斑斓、不可思议的五彩缤纷取代了晦暗不明的墙壁，传说故事的画面犹如描绘在恍惚不定、转瞬即逝的彩绘玻璃上。然而我的忧愁有增无已，因为正是这种照明的变化，把我在这间卧室里的习惯全都给毁了。靠着这些习惯，尽管睡觉折磨着我，但卧室本身还是差强人意的。现在，它变得我不认识了，待在里面使我感到不安，就像刚下火车到了一个陌生地方，待在一家旅馆或者山区客栈的房间里一样。

心怀鬼胎的戈洛，骑着马一冲一冲地从山坡上深绿色的三角形小树林里出来，一路颠簸前行，向着可怜的热纳维埃芙·德·布拉邦¹的城堡而去。这座城堡截止于一条弧线，其实也就是椭圆玻璃片的边框，有了边框，玻璃幻灯片才能在滑槽里推进抽出。画面上只看见城堡的

1 中世纪传说故事中的女主人公，布拉邦公爵的女儿，特里尔伯爵西格弗里德的妻子。因拒绝总管戈洛的非分之想，遭其诬陷，被西格弗里德下令处死。仆人救下她后，把她和她的儿子安置在荒野的森林中。许多年以后真相终于大白，戈洛受到应有的惩罚。雅克·奥芬巴赫（Jacques Offenbach, 1819—1880）根据这一传说创作的轻歌剧首演于1859年。这部轻歌剧后来又改编成五幕歌剧于1875年上演。

一堵墙，往外是一片荒野，系着蓝腰带的热纳维埃芙站在荒野上冥想。城堡和荒野都是黄色的，我不用等到看见，就能知道它们的颜色，因为在幻灯片打出以前，布拉邦这金褐色的响亮名字，已经明确地告诉了我这一点。戈洛停了一会儿，苦着脸听我姑婆大声朗读文体夸饰的解说词，好像全都听得挺明白，带着顺从而又多少不失尊严的表情，一举一动都跟解说词合得上辙。随后他又一冲一冲地往前走，任何东西都挡不住他的策马徐行。要是有人动了动幻灯机，我就看见戈洛的马在窗帘上继续前进，遇到褶裥身子就鼓出来，碰到缝隙就陷下去。戈洛本人的身体，同样具有他的坐骑神乎其神的本事，所有的物质障碍，所有他遇见的麻烦东西，全都不在话下，一概成了衬托他的背景，哪怕遇见的是个门球，他也能说变就变，立刻让那袭鲜红的大氅，或是那张苍白的脸，从容地呈现在门把儿上面，那张脸始终是那么高贵、那么忧郁，对穿越腾挪从未露出一丝难色。

的确，我觉得这些光彩夺目的投影很迷人，它们仿佛来自悠远的墨洛温王朝，在我周围闪烁着古老历史的反光。但是，神秘和美这样闯入我的卧室，我简直说不清我有多么不自在。要知道，我已经日复一日地让自我充满了卧室的角角落落，以致我每当想到这房间，其实只不过是想到自我而已。习惯成自然的氛围一旦被破坏，我就开始思索、感觉种种令人惆怅的情形……仆人一拉开饭铃，我就赶忙往餐厅跑——那儿的大吊灯不知道戈洛和蓝胡子，却认识餐桌旁的亲人和餐桌上的炖牛肉，每晚洒下它温馨的光亮。一到餐厅，我就扑进妈妈的怀里，热纳维埃芙·德·布拉邦遭遇的不幸，使妈妈的怀抱变得更值得珍爱，而戈洛犯下的罪孽则促使我更严格地反省自己。

[睡前妈妈的吻。]

我上楼去睡觉时，心中感到的唯一安慰，就是躺上床以后，妈妈

会来吻我跟我说晚安。可是这段好时光实在太短了，她亲过我马上就要下楼，我等她上楼，听着她从那条有两扇门的过道上走来，那袭去花园穿的、上面有麦秸鞭挂饰的薄纱蓝裙的窸窣声越来越远的时候，感到的只是痛苦。它预示着接下去的一幕，她就要离开我下楼去了。这么一来，我心爱的这个吻，我反而希望它来得尽可能晚一些，宁愿让妈妈还没上来的这一刻多延续一会儿。有时，她亲过我，开门要出去的当口，我真想唤住她对她说：“再亲我一下。”可是我马上意识到，这会惹她不高兴的，因为她来亲我，给我带来平安的这一吻，已经是对我的忧郁和任性作了让步，父亲觉得这仪式荒唐之极，正憋着一肚子火呢，她巴不得我放弃这种需要、戒掉这个习惯，我在她已经走到门口时要她再给我一个吻，她是说什么也不会答应的。片刻之前，她向我的床俯下身来，像祝祷和平的圣餐上的圣体饼那样，把她慈爱的脸送给我，让我的嘴唇感受她真切的存在，吮吸使我得以入睡的力量；她要是一生气，她带给我的这片宁静转眼间就毁了。这些夜晚，尽管妈妈在我的卧室里只待一小会儿，比起那些有人来吃晚饭，妈妈不能上来跟我道晚安的夜晚来，毕竟是美好的。

[斯万先生来访。]

所谓有人，通常就是斯万先生而已，如果不把几位顺道过访的外地来客算进去，斯万先生差不多就是贡布雷造访我们家的唯一客人，他有时是来和我们共进晚餐的邻居（自从那次糟糕的婚姻之后，这种机会就越来越少了，因为家里人都不愿接待他的妻子），有时则是晚餐后的不速之客。那些傍晚，我们在屋前的大栗树下，围坐在铁条凉桌旁边，只听得花园那一头传来了铃声，那不是自己人不拉铃就进门，碰得铃铛乱摇，冰凉刺耳的铁片敲击让人听得厌烦的声音，而是专供客人拉的门铃怯生生地响了两下，那声音像鹅卵石般润滑，依稀闪着

金光，听到这铃声，大家立时面面相觑：“有人来了，是谁呢？”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明白，除了斯万先生不会有别人。

[斯万在社交界的辉煌生涯。]

有好多年，特别是还没结婚那会儿，斯万先生倒是常来贡布雷看望我姑婆和外公外婆的。他们根本想不到，斯万先生早已跟父辈的世交故旧不相往来，他以斯万的名头来我们家，颇有点微服私访的意味。这样一来，就像是老实本分的店主，对来客身份浑然不知，无意间收留了一名江洋大盗——他们接待了这位举止最优雅的骑师俱乐部¹成员，巴黎伯爵²和威尔士亲王³的密友，圣日耳曼区上流社交圈里的红人。

我们对斯万在社交界的辉煌生涯一无所知，固然跟他的矜持谨慎不事张扬的性格有关，但也得归因于当时中产阶级近似于印度种姓制度的等级观念。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由封闭的种姓亦即社会阶层组成，其中的每个人从出生之时起，就归属于他父母所寄身的阶层，并且几乎无望跻身高一级的社会，除非机缘凑巧他干下了一番大事业，或是攀上了一门好亲事。老斯万先生是证券经纪人，小斯万就注定一辈子属于这个社会阶层，其中成员的财产，就如在一类纳税人中一样，仅在某一幅度的范围内变动。

[外婆的礼物都有其审美价值。]

于是妈妈去拿来一包书，从包装纸看，书的开本短而阔，仅这第

1 1833年在巴黎仿照英国骑师俱乐部的模式成立的俱乐部。在普鲁斯特的年代，该总会位于嘉布遣会修女街和录事街交叉路口的拐角上。

2 即路易-菲利普-阿贝尔(Louis-Philippe-Albert d'Orléans, 1838—1894)；法国贵族，因觊觎王位被先后流放德国、英国。1870年回到法国。1886年被终身流放英国。

3 自1301年起，英国王太子又称威尔士亲王(Prince de Galles)。此处当指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，亦即日后的爱德华七世。

一印象，虽说粗略而不真切，就已经让新年的颜料盒和去年的蚕宝宝黯然失色了。那几本书是《魔沼》、《弃儿弗朗沙》、《小法岱特》和《吹风笛的人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外婆起初选的是缪塞的诗选、卢梭的一本书和《印第安纳》……可我父亲得知她打算给我哪些书以后，几乎以为她疯了，她只好亲自赶到儒伊子爵镇上的那家书店（这一天日头特别毒，她回家后浑身乏力，医生关照我母亲，以后再也不能让她累成这样了），为了让我生日拿到礼物，不得已才选了乔治·桑的四本田园小说。“亲爱的，”她对妈妈说，“我总不能拿些糟糕的东西去给这孩子吧。”

其实，她买东西从不凑合，不能让智力得益的东西，她是不买的，她相信那些美好的事物会让我们获益匪浅，会教会我们享受超越于物质和虚荣之上的情趣……她希望我的卧室里有一些美丽的古建筑或风景的照片。可是当真去买了，她又会觉得，尽管照片的画面有它的审美价值，但是照片这样一种机械的表现手段，已经打上了世俗和功利的烙印。她试图凭借自己的聪明，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其中的艺术，从多方面来丰富艺术的深度，即使无法脱尽商业味挺浓的俗气，至少要让它少而又少：她不去买夏特勒大教堂、圣克卢喷泉和维苏威火山的照片，而是向斯万咨询，有没有哪些大画家画过这些名胜，然后就去给我买了柯罗¹画的夏特勒大教堂、于贝尔·罗贝尔²画的圣克卢喷泉和透纳³画的维苏威火山的照相复制品，这些画片的艺术品位显然高了一等。不过，虽说摄影师没有资格描绘杰出的建筑物和自然景观，那是大画家的事儿，但谁也不能阻止他去复制这些大画家的杰作。如果连名画的照片也没有，那外婆就会拖着，俗丽的画片能晚一天买就晚一天买。她会问斯万，这幅作品有没有镌刻的复制品，如果可能的话，

1 柯罗 (Corot, 1796—1875): 法国画家。所作多幅油画杰作，包括夏特勒大教堂油画原作，均为卢浮宫博物馆收藏。

2 于贝尔·罗贝尔 (Hubert Robert, 1733—1808): 法国画家。多次以圣克卢喷泉为对象进行创作。

3 透纳 (Turner, 1775—1851): 英国画家，擅长融合油画与水彩画技法，追求光与色的效果。曾以意大利维苏威火山为题材创作水彩画。